

北岳·中国文学年选

《名作欣赏》杂志鼎力推荐  
权威遴选  
深度点评  
中国最好年选

朱向前 徐艺嘉 © 主编

---

2018<sup>年</sup>

军事文学选粹

---

Selected  
Military Literature

北岳·中国文学年选

《名作欣赏》杂志鼎力推荐  
权威遴选  
深度点评  
中国最好年选

朱向前 徐艺嘉 ◎ 主编

---

2018 年  
军事文学选粹

---

Selected  
Military Literature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· 太原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18年军事文学选粹 / 朱向前,徐艺嘉主编. —太原:北岳文艺出版社,2019.1

(2018·北岳·中国文学年选 / 续小强主编)

ISBN 978-7-5378-5821-2

I. ①2… II. ①朱… ②徐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297512 号

书名:  
2018年军事文学选粹

主 编:朱向前 徐艺嘉  
策 划:王朝军  
项目统筹:庞咏平

责任编辑:刘文飞  
书籍设计:张永文  
印装监制:巩 璠

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

邮 编 030012

电 话 0351-5628696(发行部)

0351-5628688(总编室)

传 真 0351-5628680

网 址 <http://www.bywy.com>

E-mail [bywycbs@163.com](mailto:bywycbs@163.com)

经 销 商 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16

字 数 315 千字

印 张 20.5

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9 年 1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378-5821-2

定 价 59.80 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
## 目 录

- 1 加西亚的石头 / 裘山山
- 15 对镜三人 / 文清丽
- 42 我的两个战友 / 陶纯
- 97 胴寺 / 西元
- 130 孤芳 / 王玉珏
- 160 膝 / 朱旻鸢
- 195 楼顶上的下士 / 王凯
- 226 一个人的战斗 / 曾剑
- 242 从同志到先生 / 王棵
- 309 在晚云上 / 董夏青青

# 加西亚的石头

/袁山山

## 1

穿过马路，就可以看到目的地了，沙河。

罗毅阳看了一下手机，时间是八点三十五分，步数是7100（五公里左右）。他是七点半从家里出发的，耗时一小时，他对自己的速度感到满意。若退回去五年，他肯定要不了一个小时，再退回去三年，就是刚退休那年，他还可以做到徒手行走一小时六公里。当然不能再退了，再退就没意义了，谁没有生龙活虎的岁月？好汉不提当年勇嘛。

红灯亮了，他大步流星地穿过马路，直奔河边。浑身是汗，估计里面的衬衣已经湿透了。虽然已是十一月，但今天的最高温度有25℃，这样的温度坐着晒太阳绝对舒服，这么长途奔袭就有点儿偏热了。

可以通知队伍原地休息了。他想。当然，是一个人的队伍。

河边有棵很大的香樟树，树下修了一圈石凳，他走过去，在石凳上坐下，脱掉夹克衫，从左边兜里摸出一瓶矿泉水，咕噜咕噜灌了几大口，又从右边兜里拿出毛巾，擦掉一脑门子的汗，然后长舒一口气。爽。

河边的景色真不错，都深秋了，草坪依然是绿的，香樟树也是绿的，广玉兰也是绿的，雪松更是绿的。低处的冬青和南天竹也毫无凋零的迹象。这就是成都的好，绿色可以一直保持到来年春天。即使进入寒冬腊月，大

街上也没有枯黄衰败的景象——唯一变黄的是漂亮的银杏树。尤其是那些大香樟，一定会坚持到来年春天嫩绿的新叶生出来，才会让老绿褪去。这让他想起他的队伍，也跟这些大树一样，始终保持着浓浓的绿色。是那些一茬一茬层出不穷的新绿，让大树永葆青春、永不泛黄的。

可惜，自己是一片泛黄的老叶了。尽管他自己并不觉得老，但看到那些生机勃勃的新绿，那些脸庞上毛茸茸的新兵蛋子，就不得不认了。一转眼，他离开那棵茂盛的大树都八年了。八年前，他从罗司令一夜之间变成了罗师傅——街上的人见到他总喊他师傅：师傅，请问某某街怎么走？师傅，帮我们拍个照嘛。他每天出门，耳边都会响起这样的叫声，让他浑身不自在。这两年更甚，都有喊大爷的了。地铁上，小姑娘说，大爷你坐嘛。他真想说，我不是大爷，我是老兵。但他只能假装没听见，站得笔直，坚决不去坐那个让出来的位置，以示对大爷的一票否决。

其实罗毅阳身体还不错。虽然已经过了花甲，但退休这八年，他每天都坚持锻炼，游泳，跑步，打羽毛球，轮番着来。尤其走路，每天坚持一万步。如果遇到下雨或者其他原因没能出门锻炼，他就在家做俯卧撑，做平板支撑，或者一边看新闻联播一边原地踏步。哪怕战友聚会住在宾馆里，他也会在宾馆周围暴走一万步。所以他的体型完全不像一个六十三岁的人，结实，挺拔。

但毕竟是血肉之躯，内部一些该老化的部件还是在默默老化，该松垮的单位还是在偷偷松垮，你又不能像军改那样，把那些部件和单位都撤了。去年体检，肺部纹理明显增粗，他只好把烟戒了。血糖血脂开始增高，他只好控制吃肉。尿酸增加了，他只好减少喝酒。腰经常疼，一查是椎间盘突出，只好注重保暖。但总体还算不错，比之同龄人算是很健康了。

健康归健康，你只要被地球吸引力多吸引一年，那和少吸引一年的就是不一样的。尤其是，他的头发开始白了，那几乎是老迈的旗帜，人家看见你的旗帜在风中飘扬，叫你大爷完全是合情合理的。

所以，罗毅阳这些年是一边抵抗一边妥协，如同打仗时遇到了力量悬殊的敌军，只能是边打边撤了。

歇息了十分钟，他重新抖擞起精神，去完成他今天的科目。

今天的训练科目，是找一块石头。这是他老婆大人布置下来的。老婆大人目前是他的上级机关。

罗毅阳起身，穿过杂树丛走到河边，俯身栏杆往下看。河水平缓流淌，不清澈，也不浑浊，微微散发着河水特有的腥气。他沿着河岸扫视了两遍，非常失望，一块石头也没看到。他原以为入冬了，河水干涸，会有石头裸露出来。为此他还特意走到沙河来。离他家比较近的府南河，河两岸已经被石块砌得整整齐齐的，跟水渠似的，不可能捡到石头。他还指望沙河是原生态的自然河，能见到大石头呢。

判断失误。这可怎么办？专程走过来，竟然没发现目标。

今天早上，当他领受任务时，就有些犹疑：石头？找一块大石头？成都这地方，上哪儿去找大石头？

老婆大人不容商量地说，我不管，反正你得找一块。

罗毅阳说，这个任务有一定难度。

老婆大人说，你不是成天教育孩子要无条件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吗？你不是经常给下属讲“致加西亚的一封信”吗？我记得那里头的那个中尉还是你们罗家的嘞。

罗毅阳哭笑不得，是，那里面的主人公叫罗文，可那是音译的名字。故事说的是罗文中尉在纷乱的战火中，领受了一个几乎难以完成的任务，把一封重要的信送给不知在何处的加西亚将军。罗文力排万难，完成了任务。当然，他知道老婆是故意调侃他，老婆是大学生，退休前是某街道的党委书记，是他们家辩论赛永远的冠军。

罗毅阳在脑子里搜索了一番。在哪里见过大石头。他们家小区倒是有几块大石头，但那都是人家物业公司买来的，作为景观放在草坪里的，上面还刻着什么“我很娇嫩请不要踩踏”之类让他看了就倒胃口的环保标语。他总不能去把那个搬回家吧。而且，老婆说了，不用那么大，像他脑袋那么大就行。

石头，那得有山才行啊。罗毅阳脱口而出。

说出口的时候，潜意识里的遗憾又涌上心头。

成都这个地方，哪儿都好，夏天不太热，冬天不太冷，经济发展不输

给一线城市，又没有一线城市的燥热喧嚣，总体还比较平和宁静，很适宜居住。但成都有一大缺点，没有山，这让罗毅阳很不适应。他在一个满眼都是高山峻岭的地方服役了二十年，突然回到一个平平展展毫无起伏的地方，很长时间不得劲儿，感觉脚都使不上劲儿。

老婆大人是地道的成都人，是他当年在军区大院度过短暂的“跑腿挨骂接电话”的参谋生涯时娶到的，他们家的根据地由此建立。老婆凡事都站在“成都怎么都是对的”的立场上。她反驳说，成都怎么没山啊，杜甫早就写过“窗含西岭千秋雪”了。我们家天气好的时候窗口也可以看到龙泉山。

罗毅阳说，那我就表达准确一点儿吧，成都三环以内没有山。三环以外当然多了，我还能不知道吗，龙泉驿有龙泉山，都江堰有青城山，大邑有西岭雪山，彭州有丹景山，名山有蒙顶山，再往远了还有峨眉山。我退休回家第一年，就已经把成都周边的地理状况摸得一清二楚了。作为军人，任何时候都要掌握自己所处位置的地理状况。

老婆继续为成都辩护（进入狡辩阶段）：三环以内怎么没山？我们川师（老婆大人的母校四川师范大学）有狮子山，总医院那边还有凤凰山和磨盘山。你们军区大院不是还有个武担山吗？

罗毅阳终于忍不住哼了一声：哼，亏你还是大学生，不知道真正的山长啥样吗？你说的那些个地方只能算丘陵，绝对海拔不到一百米。至于武担山，那就是个高约二十米、宽约四十米、长约一百米的小土包（他早就知根知底）。

老婆也哼一声：你不就是想说明只有我们大云南的山才叫山嘛。

罗毅阳笑了，满脸都是得意：那肯定的嘛。我们云南到处是大山，高黎贡山、梅里雪山、哀牢山……就是昆明滇池旁边的西山，也有海拔两千多米嘞。你在云南随便一抬腿，一个不出名的山都够你爬上三天三夜的。

他说这话时，脑海里马上出现了那些山，那些盘山路，那些烈日下黑黢黢的脸庞，脸庞上滚落的大颗大颗的汗珠。他在野战部队从连长一口气干到团长，不知爬了多少回大山，他们的武装越野总是在山路上进行。后来调到了军分区，他还是喜欢和兵们一起在山路上跑。他那张黝黑的布满皱纹的脸庞，几乎就是云南大山的微型景观。

罗毅阳真是很想念那些山，那些触手可以摸到云朵的大山，那些像屏障一样的边关山脉。中国人对山的区别是很细的，有岭，有岳，有嶂，有峦，有峰，有岩，各司其职，为不同的地貌命名。而这些所有关于山的名称，无论是岭、岳、峰、嶂、峦、岩，在云南都可以用上，那片红土地仿佛就是为了托举起那些山而存在的。

老婆没时间听他关于山的深入阐述，再次重申到：我不管，今天你必须找块石头回来。那个罗文能无条件地把信送给加西亚，你也应该无条件地找块石头给加西亚。

跟着老婆又追了一句：反正你一天到晚也没啥事儿。他说，我怎么没事儿？我一天到晚都安排满满的。老婆说，不就是跑步游泳打球吗？少玩儿一天没关系。他说，我那不是玩儿，是训练，都是每天必须完成的规定科目。老婆说，那另外增加的训练科目叫什么呀？他上当了，回答说，叫自训科目。老婆说，好，今天请罗毅阳同志完成一项自训科目吧。他没话说了。

当然他也知道，就算老婆没那么能说会道，他也得去完成这个任务。毕竟老婆大人比他辛苦多了，带一个八岁的小孙子可不亚于他带一个团。儿子儿媳妇双双军医大毕业，今年年初时双双参加医疗队去了海外。小孙子就长期驻扎在了爷爷奶奶家。最近孙子上了绘画班，老师要求这个周末的素描作业是画石头。他的第一反应是去买个冬瓜回来给他画，老婆说不行，全班同学都画石头就你宝贝画冬瓜，你不嫌丢人？

真是可气。难道这老师不是成都人吗？他不知道成都没石头吗？完全不切合实际嘛。这相当于要求东北部队开展山地丛林作战训练，云南部队开展爬冰卧雪训练嘛。

老婆说，你就别发牢骚了，咱们儿子从小到大，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，我完成了多少老师布置的作业？有一次儿子表演游击队，老师要我给他打绑腿，还有一次竟然要求我拿蔬菜做一套环保服。啧啧，往事不堪回首。相比之下，你这个算是很容易完成的了。你也是算补补课吧。

罗毅阳听到老婆说到环保服时，脑子里忽地闪出个念头，成都没有山，倒是有河，三条，府河，南河，沙河。其中沙河是原生态的自然河流，那下面应该有石头。

于是他打断老婆的唠叨，果断地说，行了，我去就是了。保证给加西亚找一块石头回来。

### 3

罗毅阳看到前方不远处有个缺口，通往河道，便走了过去，脱掉鞋和袜子往下走。简易台阶的侧面，写着“请勿下水嬉戏”“注意安全”之类的字样。罗毅阳满不在乎，只要没有铁链子把门，就说明是可以下去的。真要落水了，他就横渡一下沙河呗，河面的宽度最多五十米，小意思，游几个来回都行。

罗毅阳看着水面，忽然想起三十多年前的那场演习，当时他在工兵团舟桥一连当连长，刚从机关下部队才八九个月。他们连的任务是在渡口开设浮桥渡场。演习开始后，对岸桥段到位太快，他们这边几次都顶推不到位，水流湍急，距离太远，绳索怎么也抛不上岸。见情况紧急，他没多想就跳入了江中，用力拉住绳索奋力向岸边游去。他的兵一见，也纷纷跳入水中，二十多个人和他一起齐心协力地把桥段拉到位，顺利完成了任务。

当时是十二月，江水刺骨，气温在零下，他和他的兵上岸后全身湿透，冷得瑟瑟发抖，赶紧喝了几口江津老白干，在战壕里抱团取暖。他的兵把他紧紧围在中间，一双双眼睛里都写满了敬佩，他的心在那一刻充满感动，还有喜悦。是他自己主动申请离开机关到野战军来的，终于找到了当兵的感觉。演习结束后，营长把他带上主席台介绍给团政委，并小声汇报了他妻子即将临产，他却因为演习无法回家的情况。政委一听，二话不说，让自己的车送他去机场，让他赶第二天早上的飞机。于是他就穿着湿漉漉的迷彩服去了机场，通讯员则同步送了一套干净衣服在机场等他。下飞机后他直接去医院，不到两个小时，儿子就出生了。两场战役都胜了。

那年他二十六岁。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，儿子都有儿子了。

奇怪，罗毅阳从军三十八年，从军校到部队，从部队到机关，再从机关到边关，一直倔头倔脑的秉性未改，吃了不少苦头，也吃了不少亏，但每每怀旧，脑子里跳出来的全是愉快的记忆。

有这样的记忆垫底，老也老得踏实。罗毅阳想。

走到台阶最下一级时，他站住了，脚底下都是淤泥，他不确定淤泥有

多深，淤泥下到底有没有大石头？他挽起裤腿，正考虑怎么下脚试探，忽听有人大喊，大爷，大爷，你要干啥子？不能下去哦，你是想抓鱼吗？

罗毅阳抬头，见一个穿着橘红色环卫服的老头在上面喊他，和他一样黑黢黢的脸庞满是紧张。他本来想说，我们两个哪个是大爷哦。但看到师傅以为他要抓鱼，忍不住乐了，他笑着学师傅的成都话说，不干啥子，我不抓鱼。

师傅说，那赶快上来，那个淤泥危险得很，赶快上来。

罗毅阳见他那么认真，就说，我马上上来，我想找块石头。

师傅说，那下面莫得（没有）石头，都是稀泥巴，赶快上来。

岸边又相继出现两个脑袋，好奇地朝下看。罗毅阳没办法，他要再不上来会被围观的。他走上来，擦擦脚，重新穿上鞋袜，同时跟师傅说了自己下河的目的，他要找一块大石头。

师傅没问他拿来干什么，只是笑说，嗨，这个事情你要问我嘛，我一天到黑都在街（音同“该”，四川方言）上转，哪里有石头瓦片儿都清楚得很。

罗毅阳大喜，真的吗？那我可得好好感谢你了。

师傅说，谢啥子哦。你跟到我走就是了。

罗毅阳就跟着师傅走，边走还边问了师傅的年龄，居然才五十五，都是天天风吹日晒闹的，看上去比自己还像大爷。他们走到一处缓坡，师傅指着地下说，这不是大石头吗？你要好多有好多。那个时候清理河道捞上来的。

罗毅阳蹲下去，果然看到草下面满是石头。顽强的草们从石缝中长出来，成了石头的伪装网，一般人不易发现。再细看，都是鹅卵石，罗毅阳有些失望。因为老师有圣旨：石头不能太光滑，要有阴影，适宜做静物素描。

罗毅阳说，怎么尽是鹅卵石啊？

师傅不明就里说，鹅卵石才好啦，不伤手。

罗毅阳无法跟师傅解释清楚他的（老师的）选石标准，就盯着地下来回来回去的转悠，终于，在一堆鹅卵石里，他发现了一块不规则的石头，凸凹有致，大概属于石灰岩的。

太不容易了，在河中被水冲刷经年，还没变得圆滑。他赶紧拍照片发

给老婆大人，老婆大人回了个OK。

他抱起来掂了掂，也就五六斤重。就在这时，他心里咯噔一下，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：完了，竟然没带背囊出来。没有背囊，战利品靠什么搬运？唉唉，这错误犯的有点儿低级。罗毅阳心下郁闷。他每天出来走路，就是一瓶水一条毛巾，今天也如此，竟然忘了增加了自训科目，需要搬运工具。

师傅见他抱着石头发呆，马上明白他是没带装石头的包，四下张望，也没找到合适的。他忽然取下自己头上的草帽说，你拿我这个草帽来装吧，反正已经烂了，我也不想要了。

师傅可真是热心人。罗毅阳感激不已，有个草帽，总比赤手空拳抱着石头强。他摸出十元钱塞给师傅，让师傅去买个新草帽。师傅不肯要，罗毅阳差点儿脱口说，我们解放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哦。但临出口，改成“你不要我就不要”，师傅这才收下，帮他把石头装进草帽，还念念叨叨地说，你看多合适，多合适。

他向师傅道了谢，又道了别，离开河岸，继续前行。

#### 4

可是，走了不到五百米，罗毅阳就感到了别扭。

抱着一块石头，哪怕这石头只有几斤重，也让他无法像平时那样大步流星地走路了。平时走路，他虽然没像在队伍里那样把胳膊摆到第二颗扣子，但总是甩起来了的。现在，他的两个胳膊像被捆住一样，腰也佝偻着。实在是别扭，太别扭了。不但大大减缓了行进速度，最关键的是让他感到形象不佳，颠颠儿地走，真成小老头了。

罗毅阳当即决定改变今天的训练方案，将徒步行走改为“摩托化开进”：坐地铁回家。

他产生这个想法时，地铁口已经出现在眼前了。他抱着石头迅速进入地铁口，买了一张票。

哪知，过安检的时候，出问题了。当他很自觉地把草帽放到安检传送带上，再走过去取时，被地铁的安检人员给拦下了。

大爷，这石头是你的吗？

是我的。

你怎么拿这么大块石头上地铁？

我从河边找的，拿回家给孩子画画。

坐在监控前的那个女孩子说，大爷，带这么大个石头上地铁不可以的哦。

两个工作人员态度都很好，他们的肩上左右各飞驰着一辆地铁，臂膀上写着，地铁安检。罗毅阳态度也很好。他说，我本来没想坐地铁的，实在是抱着石头走路太不方便了。

小伙子 and 姑娘对看一眼，小伙子说，要不你把石头放这儿，你先坐地铁回家，以后再取？

罗毅阳想，我怎么可能把战利品丢了自己回家？再说，我再取，又怎么回家？他笑说，你们都叫我大爷了，说明我已经是老年人了，我保证只是把石头抱回家，没有其他目的。

女孩子说，不是我们不相信你。你想你抱那么大个石头，其他乘客看到了也会紧张啊。

这个罗毅阳倒没想过。其他乘客会紧张吗？至少他不会。可是他不能代表所有乘客。他说，我用草帽包严实，不让人看见。

两个人不吭声，又互相看一眼，显然还是不同意。

他们倒是很负责嘛。罗毅阳想，若是自己的兵，不还得表扬表扬吗？算了，不为难他们了。我不坐地铁了。

于是他说，好吧，我不坐地铁了。

他抱起石头，打算离开，却又被拦住了。

大爷你不忙走。那个小伙子说，我觉得，你抱着大石头走在街上，也不好……这样，你等一下嘛。

这时，一个警察走了过来。好嘛，竟然都叫警察了。也不知他们什么时候叫的。罗毅阳想，就看警察怎么处理吧。他把石头放到桌子上，等着。

警察四十岁左右，看肩上的牌子，两杠一星，罗毅阳判断，大概相当于部队里的少校吧。估计是这儿的负责人。

奇怪的是，警察走过来看了罗毅阳一眼，一句话也没盘问，就仔细去看他草帽里的石头，反复看，手还在石头上摸来摸去，难不成怀疑那石头

不是石头是地雷？

罗毅阳耐心等待着，同时心里想着下一步的应对方案。如果警察要把问题升级，那他只好亮出自己身份了，退休证他带着呢。

警察终于发话了，他不看罗毅阳，而是看着两个工作人员，他说，这个事情交给我来处理吧，我护送他回家。

这实在是出乎罗毅阳的预料。

对啊，只要警察陪着罗毅阳坐地铁，工作人员就可以放心了。尽管他认为没必要，但还是很感谢警察提出这么个方案。不然还真是不好办呢。两个地铁安检看上去也很吃惊，但他们除了点头，也说不出其他话来。

警察仍旧不看罗毅阳，他抱起石头就开走，罗毅阳连忙跟上。

站在车厢里，警察依然一言不发，是一副执行公务的表情。然后下车，出站，仍旧一言不发。罗毅阳几次表示自己抱石头，警察都不同意。但他不同意并不是不放心，因为他低声地说了句，还是有点儿重的，我来拿吧。这说明他纯属体贴老大爷。罗毅阳就随他去了。跟他比，自己真的是老年人了。

从背影看，警察很硬实，显然平时很注重锻炼。这让罗毅阳心生好感。他喜欢能把自己身体管理好的年轻人。不过这警察似乎很寡言，这么一路走着也不说话。今天这个事有意思，罗毅阳想，人家警察是学雷锋扶老太太过马路，这个警察是帮大爷抱石头回家。老婆知道了肯定得乐半天。他要告诉她，给加西亚找这块石头，其曲折程度不亚于送那封信。

## 5

出地铁，人流如水向出口涌去。罗毅阳跟着警察也涌过去。但是警察没跟着人流上台阶，而是拐了个弯走到一个岔口。那儿有间屋子，挂着民警值班室的牌子。他走了进去，罗毅阳也只好跟着进去。

还有什么过场吗？

屋里没人，警察将草帽石头一起放到桌子上，整了整衣服，忽然啪地一个立正，大声说：报告参谋长，我是您的兵赵向南，小赵。

罗毅阳愣住了，脑子里快速扫了一遍，他的通讯员里没有姓赵的，那么，显然是浩浩荡荡队伍里中一个，他带的兵太多了，认不完。说是他的

兵，完全有可能。赵向南？可是，今天自己这副狼狈样，实在是不宜接见自己的兵。太尴尬了。

他条件反射般否认道，你认错人了吧？

赵向南说，没认错。您姓罗吧？那个时候您在军分区当参谋长，我在后勤部当炊事员。

警察此时的表情，已经和刚才完全不一样了，喜悦，开心，像个孩子：刚才我一眼就认出您了，只不过不想被他们看出来，所以一直没吭声。

罗毅阳想，果然，他也觉得自己现在这模样很没面子。

于是他再次否认说，我不是首长，我就是一退休老头。

赵向南有些犹疑了，您真的不是？您再想想？我那个时候特别胖，大家都叫我赵胖子？我现在瘦下来了，瘦下来之后，我就一直保持在七十公斤左右。

他的语气很自豪。

罗毅阳想起来了，想起他是谁了。他甚至想起他当年那张满月脸来了。赵胖子，变化真是太大了。

正在这时，一个民警走了进来，估计就是值班的。他一见赵向南就紧张地说，赵所，你怎么来了？有什么情况？这老头怎么了？

罗毅阳有些恼，显然，自己这个样子，警察一看就以为是惹了麻烦的老头儿。于是他一言不发，抱起桌上的石头就走。

赵向南连忙跟着追了上去，在后面大声说，就算您不是，我可不可以把我的故事讲给您听听？

罗毅阳不说话，噤噤噤往前走。

赵向南上前几步，抢过他怀里的石头，然后一边走一边开始说：

十八年前，我二十四岁，在分区机关当炊事员。二级士官满了想转三级。本来我以为我没问题的，我菜烧得不错，人缘也好。可是忽然听说，新来的参谋长把士官晋升的方式给改了，不像以往那样，个人申请、大家评议、领导批准了，而是要进行考核，有硬杠杠。考过了就进，考不过就走人。

“如果你们全部过关了，我就去帮你们跑腿要名额，如果过不了关，我宁可把分区的名额浪费喽。”罗参谋长在大会上说。

我一听就急了，我整天在炊事班待着，除了做饭，连早操都很少参加，怎么可能通过军事考核嘛。还有，我妈特别希望我在部队多干两年，现在回去她会伤心难过的。

赵向南继续说，罗毅阳继续一言不发。但两个人的步调很协调，好像有人在喊一二一。

我就买了两条软中华去找他。我说我就是个炊事员，你让我参加军事考核，我肯定通不过。你不如让我考厨艺，面饭面食川菜云南菜都行。你天天吃我烧的菜，你肯定晓得我没问题的。

参谋长面无表情地说，我不管你会烧啥菜，在我这里你首先是个军人，其次才是炊事员。不要以为在分区当兵就可以拉稀摆带，作为一个军人，我看你的体型首先就不合格，你看你胖成什么样子了？想转士官，先把这身肥肉去掉！

我看说不通，就把两条烟往桌子上一放，转身想走。他大喝一声，你给老子把烟拿起滚！我只好把烟拿走，出门后，就挂在他的门把手上，然后发了条短信给他：参谋长，烟在门把手上。

当天晚上，罗参谋长就提溜着塑料袋来找我了，我当时正无聊，坐在电脑前翻扑克玩儿。他进来看了一眼电脑屏幕说，你也真够出息的，连玩儿游戏都只玩儿这么低级的，你连个星际争霸都不会吗？你才多大？不到二十五岁吧？就打算这么混下去了？就你这么没出息的人还送我烟？我要是抽了我才没出息！

他把烟一扔就走了。

接下来一个月多，我就下狠心开始锻炼。咬着牙，每天早上六点准时起来，在操场上先跑十圈儿，然后是俯卧撑、仰卧起坐、举哑铃；到了黄昏，晚饭不吃，再跑十圈儿，再俯卧撑、仰卧起坐、举哑铃。一个月竟然减肥二十二斤。五公里越野很快过关了。接下来开始练四百米障碍，练投掷，练攀爬，练射击，每天都有进步。

到了考核日期，我虽然瘦了很多，但体重依然没达标，还超四公斤。军事体能的五项考核中，也有两项没及格。在司令部七个士官里排名第五。没能过关。

我心甘情愿地脱了军装。走之前我对罗参谋长说，如果分区早一年提

出这些要求就好了，我肯定可以过关的。不过我还是特别感谢您逼我锻炼，您骂得对，是我没出息。这一个多月的锻炼，我感觉自己像换了一个人，我才知道我也是可以改变的。

罗毅阳想起来了，完全想起来了。其实当赵向南说他把烟挂在门把手上时，他就想起来了。他当时还有些担心，怕自己骂得太狠了，怕那小胖子受不了，没想到小胖子还是挺有心劲儿的。到他没过关，要离开部队的时候，自己都有点儿舍不得了。

赵向南接着说，我现在在公安局公交地铁分局工作。今天正好当班，他们打电话说有个情况不好处理，叫我去看看，没想到就遇见首长了。不，遇见让我想起首长的您了。

赵向南说，刚才一见到您，我心里就特别激动，太激动了。我真的特别感谢首长。全靠首长狠狠骂我，把我给骂醒了，不但把我的肥肉骂掉了，还让我明白不能再混日子了。我退伍后的第二年，正赶上公安局面向社会招交警，我就考上了。考上后，我又参加法律专业的自考，一门门过，有几门考了两三次才过的，前后花了七年时间，终于拿到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证书。我现在是三级警督。

终于到家了。

罗毅阳掏出钥匙开门，转头对赵向南说，刚才听你讲了你的故事，挺感人的。不过我认为，你有今天，完全是靠你自己的努力。你想，他那个当官儿的，骂过的兵多了去了，并没有骂一个出息一个呀。

门开了，老婆迎上来说，回来啦？自训科目完成得怎么样？

罗毅阳从赵向南怀里取出那块石头，往老婆怀里一放说，拿去吧，加西亚的石头。

老婆一眼看到了赵向南，怎么，你还惊动警察了？

罗毅阳说，不是警察协助，我还回不来。

赵向南再次立正敬礼：谢谢首长！

罗毅阳说，要谢的话，是我该谢你。不是你，我今天还完成不了任务嘞。至于那个参谋长嘛，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。你今天这么有出息，就是对他最好的感谢了。真的。他要是知道了，一定会非常高兴的。非常高兴。

罗毅阳不知为何，有点儿鼻子发酸，转身进屋去了。